

代际支持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研究

吴迪 向菲 彭咏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武汉 430030)

摘要: 基于中国本土化情境, 探讨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引导老年人合理利用网络健康信息。选取23位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开展访谈, 使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 农村老年人主要出于健康需求和情感需求利用网络健康信息, 主要通过自主浏览和子代帮助的方式访问网络健康信息, 依赖自我为主、子代为辅的非正式评价处理网络健康信息, 进而在认知、情感、行为等层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代际支持通过感知触发、信息获取、甄别评估、采纳使用的行为路径实现自下而上的子代对亲代的代际反哺和自上而下的亲代对子代的代际反应。

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 网络健康信息; 信息利用; 代际支持

中图分类号: G252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24.02.004

引文格式: 吴迪, 向菲, 彭咏杰. 代际支持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4, 20(2): 34-43.

《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 截至2021年底, 我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达2.005 6亿, 约占全国人口的14.2%,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1]。由于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往往会出现身心功能的老化, 从而面临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需要获得疾病诊断、治疗、药物、医疗保健和健康政策等相关健康信息, 其对卫生保健资源的要求更高, 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更大, 越来越多具有健康意识的老年人积极利用健康信息做出更明智的健康决策^[2-3]。老年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各种来源的健康信息, 如与朋友和家人交谈、进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 或加入在线健康社区。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获取信息变得更加便捷有效, 但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网络谣言、信息冗余等问题, 对老年人利用健康信息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4]。对于部分在利用互联网信息过程中存在障碍的农村老年人而言, 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利用网络健康信

息,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合数字鸿沟^[5]。

信息利用实质上是人类使用搜寻到的或别人共享的信息以解决面临的问题或理解自身信息生活的过程, 是检验所获取信息可用性的关键行为^[6]。信息利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不同的信息资源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既包括信息利用过程, 也包括这个过程的效果^[7]。信息利用行为发生的环境已被证明会显著影响个人的信息利用行为, 因此为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需在不同环境下开展研究^[8]。对于所处环境较为恶劣、文化程度不高以及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 探索他们的信息需求、改善信息获取环境、分析信息使用情况是十分必要的^[9]。农村老年人由于语言能力有限、缺乏基本健康知识、数字素养较低等问题, 在利用网络健康信息时往往会依赖代际支持^[10]。因此, 本文试图探究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并结合代际支持视角进行分析, 丰富信息利用行为领域

的研究, 以期为老年人利用网络健康信息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信息利用行为

在过往研究中, 信息利用是一个经常被提及但很少被解释的通用概念^[11]。Wilson^[12]将信息利用行为定义为将发现的信息纳入个人现有知识库所涉及的身体和精神行为, 并指出它既可能涉及物理行为, 例如在文本中标记各部分以指出其重要性或意义, 也可能涉及精神行为, 例如将新信息与现有知识进行比较。在宏观层面, 信息利用行为涉及用户背景、需求、行动(信息寻求、使用行为等)、影响(认知、情感、文化、语言)以及结果(洞察力、知识构建)^[13]。信息利用行为包括获取和处理, 即信息搜寻者在搜寻过程中收集信息资源, 评估和比较信息资源以确定它们是否满足其信息需求的过程^[14]。樊振佳等^[15]分析了后疫情时期农村留守妇女信息利用行为, 指出主要信息需求是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 该群体信息利用行为表现为判断信息价值、筛选检验信息以及实践应用信息3个方面, 并探讨信息利用的机会与障碍。Mahony等^[14]探讨了准妈妈的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调查了她们寻求什么样的健康信息资源, 以及如何处理和利用这些信息资源。信息利用行为研究往往被应用于各种情境, 倾向于关注特定的群体和学科领域, 研究内容聚焦于信息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信息来源、处理使用信息的过程以及信息利用程度等方面。

1.2 老年人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相关研究关注搜寻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16]。健康信息来源可分为传统和非传统两类: 前者包括健康专家、社会环境(家庭、朋友和同事等)、印刷媒介(书籍和小册子等)以及电视等来源, 后者主要指电子设备等来源^[17]。老年人作为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 在信息利用行为上较年轻人群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从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8]。老年人既有可能直接从传统或非传统来源获取健康信息, 也有可能通过传统来源搭建与非传统来源的桥梁以获取后者的健康信息。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时, 其搜寻渠道

包括健康网站、通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医院门户网站、移动应用程序等^[10]。研究发现国内几乎所有年龄段的用户(包括老年人)将百度搜索引擎视为首选搜索平台, 国外最受欢迎的信息来源同样是搜索引擎(谷歌、雅虎等)^[19-20]。

一般来说, 由于对网络健康信息信任度低、健康素养水平低、缺乏使用技能以及缺乏医学知识等, 老年人不将互联网作为获取健康信息的首要选择^[21]。有研究表明, 与互联网这种需要自行操作、访问及判断的信息来源相比, 老年人更信任能够与之积极讨论健康状况的人^[22]。对于老年人而言, 家人既是有效的健康信息寻求者, 也是基于经验的“专家”^[23]。当他人将搜寻到的健康信息传递给老年人时, 通常会帮助其使用新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对网络健康信息的信任度, 促进老年人自己学习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 帮助其实现健康目标^[24]。因此, 在探讨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时, 有必要关注他人帮助的作用。

1.3 代际支持行为

代际支持指的是上下代在经济上互惠、生活上互助和情感上互爱的支持情况, 是分享生活体验和生活资源的过程^[25]。本质上来说, 代际支持是一种有目的的代际互动^[26]。有诸多研究肯定了代际支持在老年人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特别是在信息获取行为中的积极作用。子代是老年人健康信息的直接来源, 子女或亲属是医疗从业人员的情况更是如此^[27]。从信任角度来说, 老年人对于源自子代的健康信息呈现较高的采纳度^[28], 子代还可代替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Reifegerste等^[29]的研究表明, 与老人一起生活是子代帮助老年人开展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Hajli等^[30]指出与他人拥有更深的情感联系的人更可能与他人进行健康信息交流。研究者普遍认可代际支持促进了老年人利用健康信息, 从认知层面辅助老年人信息素养与自身健康管理能力的提升^[5]。但也有研究认为, 由于方便性等特征, 代际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31]。

综上所述, 当前信息利用行为的研究主要针对特定情境下的特定人群, 且往往集中于信息搜寻方面, 而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研究则主要针对老年

人获取健康信息的过程,如搜寻、传播行为等。然而,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是涉及需求、行动、影响的复杂行为^[13],且由于主体的特殊性,代际支持不可忽略。因此,本文选择半结构化方法和扎根理论,从代际支持视角系统探讨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动机、过程和影响,以期为老年人更好地利用网络健康信息提出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分析。扎根理论适用于解读过程、识别规律、构建理论等研究情境,不断对数据进行归纳总结,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从而达到研究目的。本文旨在从代际视角对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进行探索研究。由于目前缺乏对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系统性理论研究,需要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行为过程进

行观察,对问题进行概念化描述,进而构建新的理论和模型,因此扎根理论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2.2 研究对象

访谈对象为农村老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年满60周岁即被确定为老年人。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职业、福利、保险、公共卫生等政策均以60岁为老年与中年的界线(即老化的起始年龄)^[32]。综上,随机选取河南省汝南县的2个村,对其中长住且具有农村户口的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访谈。访谈方式为面对面或微信访谈,访谈时间为2022年12月—2023年2月,共收集到23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数据。使用录音辅助整理资料,最终形成约4.7万字的访谈文本。通过Nvivo 12软件对其中的18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其余的5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其中“简单使用”指能简单使用微信、抖音等部分手机应用程序,“正常使用”指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序号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移动设备使用情况	与子代关系
1	女	66	小学	正常使用	母子
2	女	76	识字较少	简单使用	祖孙
3	女	70	初中	简单使用	姨表
4	女	87	识字较少	老年机	母子
5	男	66	初中	简单使用	父女
6	男	73	初中	简单使用	父子
7	女	74	文盲	老年机	母子
8	男	74	小学	老年机	父子
9	女	79	私塾	老年机	母子
10	男	70	初中	简单使用	父女
11	女	81	文盲	无移动设备	婆媳
12	女	66	文盲	老年机	母女
13	男	78	小学	老年机	父女
14	男	76	小学	老年机	父女
15	女	75	文盲	简单使用	母子
16	男	62	小学	简单使用	父子
17	女	78	初中	简单使用	母女
18	女	64	小学	简单使用	母女
19	男	67	文盲	老年机	父子
20	男	80	识字较少	老年机	父女
21	女	62	识字较少	简单使用	母女
22	女	78	小学	老年机	母子
23	男	83	识字较少	老年机	父女

2.3 访谈内容

访谈大纲涉及农村老年人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渠道及内容、子代帮助行为及程度、对网络健康信息的信任度和反馈等。关键问题包括: ①您平常会自己进行信息搜寻吗? 频率如何? 您觉得自己能获取需要的信息吗? 您认为这些信息可靠吗? ②您是否利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 频率如何? 您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感受如何? 认为是否有用? ③您试过让家人帮忙获取网络健康信息吗? 一般会在哪些情况下选择他人帮助? ④您的家人平时会不会主动帮您在网上搜索健康方面的信息? 主要搜索哪些方面的信息? ⑤在网络健康信息方面, 您希望家人怎样跟您交流? ⑥在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过程中, 您的健康疑惑是否得到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 您会选择什么方式来解决? 下次您遇到健康疑惑时会选择什么样的解决方式?

3 数据分析

3.1 开放性编码

依托扎根理论对访谈数据进行筛选、提取, 对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表述进行概念归纳, 对原始访谈文本进行概念化, 最终获得相关概念37个, 如表2所示。

3.2 主轴编码

通过主轴编码进一步挖掘提炼基本概念间的各种联系, 发现其内在逻辑关系, 最终形成14个子范畴和5个主范畴(个体需求、信息访问、信息处理、行为影响、代际互动), 见表3。

3.3 选择性编码

通过选择性编码发现各概念之间深层次的关系并阐明“故事线”(见表4), 从而形成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模型(见图1)。农村老年人在个体需求的推动下利用网络健康信息, 信息利用行为由访问和处理过程组成, 并在认知、情感、行为层面对农村老年人

产生影响。代际互动是农村老年人利用健康信息的重要支撑, 子代亲代间的互动通过感知触发、信息获取、甄别评估和采纳使用的行为路径实现子代对亲代的代际反哺和亲代对子代的代际反应。

4 研究发现

4.1 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动机

农村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包括健康需求和情感需求。健康需求指老年人在了解自我基础身体状况的前提下, 对治疗疾病、提升健康水平或维持身体状况的期望。情感需求指农村老年人在借助代际支持获取网络健康信息时寻求与家人产生情感联系的需求。

健康需求是农村老年人产生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基础原因。农村老年人健康需求较为稳固, 与个人基础身体状况有关。在面对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与疾病预防与治疗、药物相关的健康信息。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 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自己长期生活的场所, 日常生活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 且绝大多数人面临一定的身体健康困扰。在本次访谈的23名老年人中, 18名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困扰, 具有提升健康水平的迫切需求。老年人通过自我搜寻或代际支持获取健康信息以解决健康疑惑, 或应对身体出现问题的情况。

情感需求是农村老年人借助代际支持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重要原因。老年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获取来自家人的健康信息, 子代在通过代际反哺的形式向老年人传递网络健康信息的过程中也会表达对老年人的关怀, 使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23名受访者均表示, 在与家人沟通以获取使用健康信息时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关心, 并感觉自己受到了家人的重视。其中有2名受访者指出自己在无大碍的情况下并不会主动告知子代个人身体状况, 以避免增加他们的情绪负担。农村老年人普遍不与子代同住, 主要选择子女寻求帮助, 少数老年人选择其他家庭成员如儿媳、孙女等。由于子女往往在外务工, 老年人通过移动设备定期与子代联系。

表2 开放性编码结果

类 别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健康需求	治疗疾病	那还是身上有哪不舒服了才会问他,也不能每回哪不舒服了都去看医生,有个小头疼或者眼不舒服,就跟他说一说看他咋说吧
	维持身体状况	之前胆囊结石,现在吃得注意些,会问问他,像能不能喝鸡汤、吃油炸丸子之类的,省得再复发
	提升健康水平	让他帮我找一些养生的视频
情感需求	情感联系	想跟他多聊聊天,他说这也是关心我
自我搜寻	互联网来源	现在有啥不舒服了都可以上网查查,当然只是作为参考
	医疗保健人员来源	一般不在网上去搜这些,有啥事都是去诊所
	电视来源	平常就是看电视,也会有专家讲这些
	移动设备	不上网,不会用智能手机,之前他想教我,但是我不认字也不会打字,学着麻烦,也学不会
	软件操作	也会用上面的微信、抖音,其他的不咋用,主要是刷刷抖音,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委托搜寻	咨询家庭成员	大部分时候还是问家里人吧,不太想自己搜
被动获取	子代主动分享	他有时候也会给我发那种养生的视频
	个性化推荐	疫情的时候到处都是各种新闻,抖音也不停给我推,有时候看不懂就问问她
特征评价	网络健康信息可行性	有时候看到视频了顺带就点进他主页里面看看
真伪甄别	网络健康信息真伪性	网上的人都不认识,肯定得想想真假啊
价值判断	网络健康信息有用性	感觉大部分都还是有点用的吧
认知改变	了解健康知识	看到这些多少知道一点
	增强健康意识	他给我说了后我平常出门都会想着注意点,戴着口罩
情感改变	信心	他给我讲了咋弄之后感觉自己也能试试
	归属感	他愿意主动跟我说这些都是关心我
	安全感	感觉多了解一点自己心里也得劲,更放心一点
	困惑	看到这些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焦虑	看得越多越烦,还不如不看
行为改变	健康行为	像是每个季节吃点啥,做饭的时候就注意点
行为路径	感知触发	平常就是看电视,也会有专家讲这些
	信息获取	他平常看到高血压的也会主动跟我发
	甄别评估	网上的人都不认识,肯定得想想真假啊
	采纳使用	疫情的时候就按他说的用酒精消毒
	信息支持	主要还是参考,问问他看对不对
子代反哺	信息控制	之前血压稳定了他也非让我一直吃降压药
	说服	我要是不想弄他就会一直劝我
	强制	我要是说得严重一点,他就会不停地问我有没有吃药,直到我给他说他已经按他说的做了
	信息共享	打电话的时候会跟我说他看到的一些事
	信息传递	我也有微信,他就会直接发给我
	反驳	要是感觉他说得不对就直接跟他说了
	忽视	我感觉没有必要,就当没看见
亲代反应	安抚	其实不太想弄这些,但他又不放心,就跟他说了
	执行	感觉有用的话会按照网上说的做

4.2 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过程

4.2.1 自主浏览与代际来源为主的网络健康信息访问

农村老年人普遍不能通过自我搜寻很好地访问网

络健康信息,在独立访问信息时以浏览为主,搜寻较少。农村老年人普遍使用老年机(11名)或能简单使用智能手机(10名),少数老年人不具备移动设备(1名)或能正常使用智能手机(1名)。对于能简单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微信和抖音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软件,他们主要通过浏览获取信息;对于少部分能正常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而言,他们虽然具备搜索健康信

息的能力,但浏览仍是他们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主要方式。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子范畴	范畴内涵
个体需求	健康需求	对于改善或维持自身健康状况的需求
	情感需求	与他人寻求情感联系的需求
信息访问	自我搜寻	自己主动通过各来源搜寻获取信息
	委托搜寻	自己请求他人帮助搜寻信息
	被动获取	通过他人分享、自主浏览等获取信息
信息处理	特征评价	对网络健康信息的便利性、简洁程度等的判断
	真伪甄别	对网络健康信息的真伪性的判断
	价值判断	对网络健康信息的有用性的判断
行为影响	认知改变	认知层面的影响
	情感改变	情感层面的影响
	行为改变	行为层面的影响
代际互动	行为路径	代际支持情况下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发生路径
	子代反哺	子代对亲代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帮助行为
	亲代反应	亲代对子代给予网络健康信息的反应行为

表4 选择性编码结果

关系	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内涵
个体需求→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因果关系	个体需求激发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信息访问→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构建关系	信息访问是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一部分
信息处理→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构建关系	信息处理是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一部分
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行为影响	因果关系	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给农村老年人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代际互动→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构建关系	代际互动是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重要部分

代际支持是农村老年人访问网络健康信息的关键来源和重要支撑。使用老年机或没有移动设备的老年人主要通过人际互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主动或被动地获取于个人有用或无用的健康信息,其中社会关系主要指家庭成员和同村街坊,也有部分信息来自台式电视机。即使他们能简单使用智能手机,他们在面临健康疑惑时也会依赖代际支持,他们更信任家人提供的健康信息。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不能很好地获取所需网络健康信息,日常浏览获得的网络健康信息也不能完全贴合其健康需求,与家人沟通交流是他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且受访者指出,他们在接受健康信息时并不想观看长篇大论的原文,对健康知识原理也并无兴趣,希望直接获取相关建议及相应做法。

4.2.2 自我为主子代为辅的非正式网络健康信息处理

农村老年人会判断获取的网络健康信息的特征、真伪与质量,这一过程一般是非正式的和主观的,没有任何质量标志,也没有任何既定的流程或指导方针,主要依赖个人的生活经验。农村老年人希望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清晰、有效、简洁且易于理解的网络健康信息,较少考虑信息是否具有可靠的参考资料。基于资源链接跳转的便利性和大部分软件的推荐机制,网络健康信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易用性和可访问性。农村老年人在评估信息真伪和质量时往往依赖生活经验,如过往就诊经历和医生建议,也会通过信息来源的简单特征进行判断,如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根据人物穿着(如将白大褂与医生绑定)判断真伪与质量,也有受访者表示会向农村诊所医生或家庭成员进行咨询进而进行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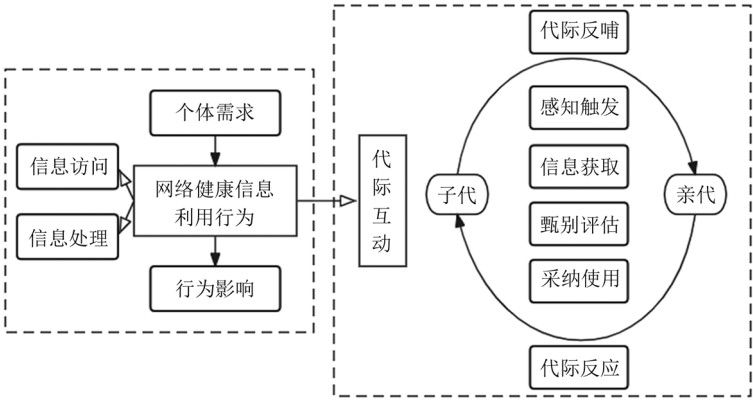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模型

子代在老年人处理网络健康信息的过程中一般起到辅助作用,老年人将其提供的意见作为参考,绝大多数情况下仍自行判断或向医生咨询。老年人往往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更清楚的认知,且在“久病成良医”的情况下,通常更信任自己的判断。但在农村老年人委托子代帮助搜寻网络健康信息的情况下,子代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二者往往会更频繁地进行联系,通过多次沟通与反馈来满足老年人的真正需求,并在多次沟通中共同确认信息的真伪与价值。

4.3 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影响

在访问和处理网络健康信息后,农村老年人在认知上往往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情感上发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化,在行为上则可能会发生变化。

在认知层面,农村老年人普遍认可网络健康信息的重要性。在农村老年人自我搜寻或主动委托子代的情况下,他们主动地试图获取与理解与自己健康疑惑相关的信息,并认可这部分信息的参考作用;而在子代主动分享的情况下,子代往往表现出提醒和情感联系作用。

在情感层面,农村老年人既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情感变化,也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变化。从积极的改变来看,网络健康信息提升了农村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管理的信心,子代在提供网络健康信息的同时也使老年人更具归属感和安全感,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撑;从消极的改变来看,农村老年人有时会因为获得的网络健康信息而感到困惑或恐惧,从而产生对身体健康状况或患病状态的担心、焦虑等情绪状态。

在行为层面,农村老年人可能会根据网络健康信息采取健康行为,如服用药物、健康饮食和对居住环境进行消毒等。在农村老年人自我搜寻或主动委托子代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出于理解自己身体状况和解决健康疑惑的目的展开行动,在这一情况下农村老年人更有可能改变健康行为;在子代主动分享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一般不存在较多的健康疑惑,可能表现出较低的采纳和利用水平,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行为改变。

4.4 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中的代际互动

由于农村老年人的特殊性,其利用网络健康信息

的过程往往离不开子代的帮助。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中的代际互动如图2所示。子代出于信息支持或信息控制的目的,通过说服或强制的策略,将网络健康信息传递或共享给亲代,亲代可能会做出反驳、忽视、安抚或执行的回应。在这一系列行为过程中,子代和亲代通过感知触发、信息获取、甄别评估和采纳使用的行为路径实现子代对亲代的代际反哺和亲代对子代的代际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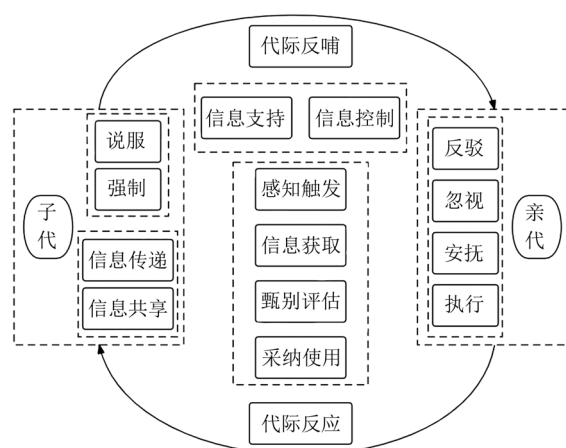


图2 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中的代际互动

4.4.1 代际支持下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过程

代际支持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可分为感知触发、信息获取、甄别评估、采纳使用4个阶段。

(1) 在感知触发阶段,农村老年人的信息需求往往是宽泛的、不明确的。此时其可能只想要了解自身疾病、养生保健等方面的信息,在进一步的委托子代搜寻的过程中才会产生更明确的需求。感知触发也有可能涉及子代的感知需求,其认为老年人可能需要相关健康信息,并出于关怀、自我价值实现等原因触发搜寻行为。

(2) 在信息获取阶段,移动设备是农村老年人通过代际支持获取使用网络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对于大部分不能通过自我搜寻满足个人需求的老年人而言,他们会向子代传达需求,委托他们分享网络健康信息,他们也可能被动地获取来自子代的信息,分享信息的工具多为移动设备。

(3) 在甄别评估阶段,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大部分农村老年人由于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无法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真实有效的信

息,从而寻求来自子代的帮助。他们会向子代咨询自己搜寻的不确定的网络健康信息,以期获得参考,并结合个人经验进行判断;也有极少部分老年人选择当“甩手掌柜”,对子代分享的信息全盘认可。

(4)在采纳使用阶段,农村老年人选择性采纳从子代处获取的健康信息,基本不会采纳使用数字知识。老年人可根据与其需求匹配、可信、准确且有用的网络健康信息对日常生活进行调整,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能够做出相应反应。代际支持能够减少农村老年人进行自我搜寻的障碍和限制,但不能使其消失,且代际支持带来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较少采纳使用数字知识,并减弱他们自我搜寻的意愿。

4.4.2 代际支持下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路径

(1)自下而上模式:代际反哺。子代通过互联网帮助老年人利用网络健康信息,实现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呈现现代际互动的“自下而上”模式。家庭场域往往建构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文化,子代出于信息支持和信息控制的目的,通过强制与说服两种不同导向的策略将网络健康信息传达给老年人,并以此影响家庭成员的自我认知、交流互动与共同体意识。

子代基于其对老年人当前健康问题的风险判断产生不同的沟通策略,通过反复灌输知识、多次提醒等方式说服亲代改变健康行为,在其认为老年人当前健康状况较为糟糕时甚至可能通过监测、辅助执行等方式强制推动其改变行为。子代可能直接传递信息,如直接转发视频、推文等,也可能基于长期的健康相关信念对信息进行理解、梳理和整合,以老年人更容易吸收的形式进行分享。通过这一系列行为,子代实现了对老年人的代际帮助,体现为信息支持和控制:其既可通过传达网络健康信息为老年人提供参考,帮助老年人重新评估身体状况以寻求合适的健康行为;也可强制老年人采取健康行动,这一情况往往发生在老年人具有较为紧急的健康问题时。子代的数字反哺在老年人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有助于构建亲密平等的代际互动关系。

(2)自上而下模式:代际反应。农村老年人从代际关系中获得子代传递的网络健康信息,呈现出代际互动的“自上而下”模式,他们会对网络健康信息产生不同反应:①试图以原有的生活阅历和经验认知对信息

做出反驳;②选择忽视网络健康信息中的指令,消极抵抗;③在不同意或不想改变的情况下,口头上为安抚子代情绪而做出承诺;④认可网络健康信息的价值并根据其做出行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子代和亲代学习、使用智能移动设备的能力和意愿产生差异,导致代际差距不断拉大,家庭传播权力结构发生转变,亲代有时不得不从子代反哺中获取知识。老年人可能会基于自己传统家长式的权威或更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对子代分享的网络健康信息进行驳斥,也可能出于对子代的爱护和回避冲突的心理选择忽视这部分信息,从而达到维持家庭秩序的目的。子代往往基于感知的老年人健康需求分享健康信息,老年人的感知风险状态可能与其存在差异,亲代在不想行动的情况下会出于安抚子代的目的做出一些口头承诺。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子代与亲代就健康问题达成一致,在血缘与情感纽带的联系下,子代通过提供网络健康信息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管理,促进他们产生积极的健康行为。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农村老年人进行访谈和扎根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出于健康需求和情感需求利用网络健康信息,主要通过自主浏览和子代帮助获取网络健康信息,在评估网络健康信息时无固定标准,主要依赖生活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子代观点,由此产生个人认知、情感、行为等层面的变化。在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代际支持,通过感知触发、信息获取、甄别评估、采纳使用的过程搭建起子代与亲代沟通的桥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子代对亲代的代际反哺和自上而下的亲代对子代的代际反应。

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研究,提出3个层面的建议:①在个体层面,家庭成员作为老年人重要且信赖的信息来源,应更积极地与老年人沟通,构建和谐平等的代际关系,从而更好地向老年人分享网络健康信息;②在软件/网页开发者层面,可通过设计中老年人模式来帮助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如增大字体、将导航置于更醒目的位置等,也可通过优化分享功能,如将微信与相应软件链接、设计家庭账号,方便子代分享网络健康信息;③在社会层面,政府部门及相关基层组织应更积极地帮扶弱势群体,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 缩小接入性鸿沟, 促使子代产生帮扶意愿。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 部分受访者表述不清楚、回忆细节出现偏差、出于隐私担忧不透露个人信息等, 这都会影响文本分析。此外, 未来研究需要增加样本数量, 结合生活观察深入探讨农村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利用行为。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2)[EB/OL]. [2022-05-23]. <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 [2] PARIDA V, MOSTAGHEL R, OGHAZI P. Factors for elderly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health-related activities[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16, 33(12): 1134-1141.
- [3] MEDLOCK S, ESLAMI S, ASKARI M, et al.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f seniors who use the internet: a survey[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5, 17(1): e10.
- [4] 宋筱璇, 王敏然, 高一超, 等. 中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与行为交互特征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3, 35(6): 60-71.
- [5] 张肖, 王文韬, 李晶, 等. 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 内容分析与研究展望[J]. *情报资料工作*, 2021, 42(5): 84-93.
- [6] 王知津, 韩正彪. 信息行为集成化研究框架初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 38(1): 87-95.
- [7] KARI J. Conceptualizing the personal outcomes of information[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07, 12(2): 12-22.
- [8] MISHRA J, ALLEN D, PEARMAN A. Information seeking, use, and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66(4): 662-673.
- [9] 李欣颖, 徐恺英. 我国信息行为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研究[J]. *情报科学*, 2022, 40(6): 185-193.
- [10] ZHAO Y C, ZHAO M Y, SONG S J.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mong older adults: systematic scoping review[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2, 24(2): e34790.
- [11] SAVOLAINEN R. Information use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mparison of conceptualization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9, 65(2): 187-207.
- [12] WILSON T D.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J]. *Informing Science*, 2000, 3: 49-56.
- [13] HUGHES H. Responses and influences: a model of online information use for learning[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06, 12(1): 1-12.
- [14] MAHONY C, HEAVIN C, SAMMON D. 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 resource us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xpectant mothers[J]. *Journal of Decision Systems*, 2022, 31(3): 234-257.
- [15] 樊振佳, 杨谢怡. 后疫情时代农村留守妇女日常信息利用行为研究[J]. *情报科学*, 2022, 40(11): 85-92.
- [16] ZIMMERMAN M S, SHAW G, JR.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ur: a concept analysis[J].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2020, 37(3): 173-191.
- [17] COTTEN S R, GUPTA S S.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and off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ers and factors tha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m[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4, 59(9): 1795-1806.
- [18] 李华锋, 孙晓宁, 袁勤俭. 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研究述评[J]. *图书情报知识*, 2021(2): 79-87.
- [19] 石艳霞, 刘欣欣. 大众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综述[J]. *现代情报*, 2018, 38(2): 157-163.
- [20] GILMOUR J, STRONG A, CHAN H, et al. Primary health-care nurses and Internet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access, barriers and quality chec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2016, 22(1): 53-60.
- [21] ANDREASSEN S, RANDERS I, NÄSLUND E, et al. Family members' experiences,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 relation to living with a patient with oesophageal cancer[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Care*, 2005, 14(5): 426-434.
- [22] CHAUDHURI M S, LE M T, WHITE M C, et al. Examining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s of older adults[J]. *Computers, Informatics, Nursing: CIN*, 2013, 31(11): 547-553.
- [23] TURNER A M, OSTERHAGE K P, TAYLOR J O, et al. A closer look at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y older adults and involved family and friends: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C]//AMIA Annual Symposium Proceedings. 2018: 1036-1045.
- [24] COURTOIS C, VERDEGEM P.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digital inequalities[J]. *New Media & Society*, 2016, 18(8): 1508-1527.
- [25] 唐金泉.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J]. *南方人口*, 2016, 31(2): 60-70.

- [26] ZHENG R R, YU M Y, HUANG L, et al.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patter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elderly: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ARLS data[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2, 10: 1009781.
- [27] 公文, 欧阳霞. 认知偏向与传播困境: 老年人代际健康信息传播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6): 192-198.
- [28] 王蔚. 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3): 91-107.
- [29] REIFEGERSTE D, BACHL M, BAUMANN E. Surrogat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in Europe: influence of source type and social network variabl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17, 103: 7-14.
- [30] HAJLI M N, SHANMUGAM M, HAJLI A, et al. Health care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with social support theory[J]. *Informatics for Health & Social Care*, 2015, 40(4): 334-344.
- [31] REISDORF B C, AXELSSON A S, MAURIN H. Living offline-a qualitative study of internet non-use in great Britain and Swede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10(1): 18-21.
- [32] 刘甜芳, 杨莉萍. “增龄即老”: 年龄对老化心理的社会建构[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1, 41(8): 1776-1780.

作者简介

吴迪,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健康信息需求与行为、在线健康社区文本挖掘。

向菲, 男, 博士, 副教授, 通信作者, 研究方向: 健康信息服务管理与评价、健康信息需求与行为、在线健康社区文本挖掘、文献与替代计量学, E-mail: xiangfei@hust.edu.cn。

彭咏杰,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健康信息行为、个人健康管理。

Utilization Behavior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WU Di XIANG Fei PENG YongJie

(School of 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P. R.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calized context in China, the study explores the utilization behavior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and guides them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Twenty-three rural elderly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0 are selected as study participant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combin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elderly people use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for health and emotional needs, acces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mainly through self-directed browsing and offspring assistance, and proces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through self-based offspring-supported informal evaluation, which lead to certain changes in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behavioral pathways of perception trigger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creening and assessment, and adoption and use, resulting in bottom-up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and top-down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e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Keywords: Rural Elderly People;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责任编辑: 王玮)